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3148
24



44
3148
24

人物志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怒莫狀溷而莫覩其真也惟至哲為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蠹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眾說之流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楛括其効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玉蠹積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宋阮逸撰

人物志目錄

卷上	九徵	體別	流業	材理
卷中	材能	利害	接識	英雄
卷下	七繆	效難	釋爭	八觀

人物志卷上

魏廣平劉邵著 奉新羅蘭玉校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性情情性之理其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

人物志

木下中世代
1991.11
寄贈

91-0621

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
 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亦各有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
 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
 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
 故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宏毅金之德也慮恭而理故水之德也寬柔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
 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質亮直其
 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真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踰踰
 德容之動顯顯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有和乎之聲有清暢之聲
 有回衍之聲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
 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慈然以端勇膽之精睥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
 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
 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政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助強弱之植在
 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懣之情在於色衰在之形在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勁植
 固聲清色澤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
 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且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
 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問雜問雜無恒之人也無恒

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概也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醜淡而不醜質而不縵文而不縵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是以
 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討柔順安恕每在
 容寬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頑幹失在專固論辨
 理釋能在失結失在流宕晉博周給宏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
 越沉靜機密精在元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諳畧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說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
 其彊之樞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懼而以抗為劓安
 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惟竭其執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
 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為義而以勇為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
 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強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
 流是故可與沉序難與立約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文之溷雜而以介為捐廣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
 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
 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進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
 悞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諂為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韜諱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
 情也偏材之信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

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流業第三 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一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藏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廷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藏否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眾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非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左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任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

材理第四 材理殊塗理亦異趨 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說情說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止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元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微權畧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宏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人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沈之人不能沈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辨說則擬鑄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論則個儻而環壯紫清道則詭常而以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者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擇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擣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悖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善攻彊者下其威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

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喻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以為難喻則怨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籍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安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怨構矣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提能攝失守能待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膽給之材提能攝失謂之權提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質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色眾理不以尚人聰察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媿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米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說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感氣折謝不怙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人物志卷中

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量乃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愚以為此非名也夫能之為言已足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宏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辯於已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難之與牛亦異體之大小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高擯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

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有消息辨護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謹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諧合之政行事之能謹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短於為一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公刻之正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眾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眾材也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
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節清之業著於儀容發於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進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眾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忌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

弊也為羣枉之所譽其為業也有敝有不常用故功大而終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不著精而且元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為業也奇而希用故或沉微而不章智慧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容矣已達也為寵受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而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為業也謂而難待故或先利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砥故其未達為也眾人之所識已達也為眾人之所稱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其為業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眾伎倆之業本於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異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敝也民勞而下困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

接識第七 推已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而上無眾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術謀之人以思謀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畧之規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慧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諧之權而不貴法教之常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趨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而不暢僞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標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視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矣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為人也務以流數矜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故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則相遠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抗為高談則為不遜避讓不盡則以為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為不薄廢發眾奇則以為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因失之難則以為不喻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已博以異雜則以為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材之常矣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為文昌雄為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英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較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出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明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明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度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看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乃能成大業也

八觀第九 羣材異品志各異歸
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奮救以明問難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何謂觀其奮救以明問難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屬必有剛有屬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愷當是慈而不仁者觀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怨則內存是屬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愷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屬而不剛者則怨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愷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屬不能勝怨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貪悖之性勝則強猛為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者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奮救而明問難之情可得也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元也經緯元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晦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耀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灰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憚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蓋立言辭是故其言其悖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蓋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強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強慤則任名生焉集於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計性違不能公正依計似直以計計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計計者亦計其計則同其所以為計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計者偏也計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訖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計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詘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禮以敬為本樂以愛為主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眾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似之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敬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感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訛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為讚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故功烈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

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計性違不能公正依計似直以計計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計計者亦計其計則同其所以為計則異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計者偏也計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訖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計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詘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禮以敬為本樂以愛為主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眾人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似之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敬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感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妬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訛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者樂權勢之尤為讚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是故功烈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

其所長是故人較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人情陵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而欲人之順己以伴愛敬為見異以偶邀會為輕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懷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懷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懷懷也者之徵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為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亦感著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元遠然後乃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反覆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合而俱用則明為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尚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悒好辯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偽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連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下

七繆第十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察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舉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感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中廢之說七曰觀音有一尤之失夫夫米訪之要在多少非微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

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為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首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微忽忘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懷之人也眾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故文本辭繁辯始給口仁出慈恤施發過與慎生畏懼謙起不取早智者淺惠而見速晚成者奇識而舒遲終暗者並困於不足遂務者周達而有餘而眾人之察不慮其變竟疑於早晚者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及其名敵則勢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倉好人行直於人而不能受人之訐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而不能納人之徑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而不能出凌已之後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

援而相賴也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或與明而毀明而眾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于體同也夫人所處異勢勢甲壓富貴遂達勢之中也貧賤窮置勢之壓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怨望者甚至歸非者日多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天下皆富則清貧者苦必無妄頓之憂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貨賈則假求無所苦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而眾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於申壓者也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實失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元機明異希或以貌少為不足或以瑰姿為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以巧飾為真實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夫順次長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為往而不失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信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眾智之雋也荆叔色平而神勇為眾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眾人之尤也聖人者眾人之尤也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未得為第一一州之第於天下為根天下之根世有優劣是故眾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而不貴尤之所尤是故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自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自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知之難審效為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眾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擬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謬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深明沈漠則以為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為離異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負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所以知賢未足以知其畧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任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薦或好言薦而不能識真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畏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况小事乎 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辭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眾日躋鄰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

漢魏叢書

人物志

八

人是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並爭先而不能相奪兩頰俱折而為後者所趨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以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以讓敵為迴辱以凌上為高厲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構敵難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未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己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者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爭說者為貸手以自毀為感緣豈不甚哉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皆有內怒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德矣是故闇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冠帽以不鬪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為福屈讐而為友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則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宋浮之鄰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慎哉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修為棚檣靜則閉嘿泯之元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恨不存於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哉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神兇而攫虎其可惡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眾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伐三等愚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己急人一等急己

急人二等急己寬人三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夫惟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君子誠能觀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元路則光輝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

石人物志三卷魏邯鄲劉劭孔才撰有傳見三國志云劭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法論不傳人物志亦祇十六篇大意以人之材能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耳劭奉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以綜核名實甄別人物因本此意著書故隋唐志均以此書入名家也時有散騎侍郎夏侯惠疏薦劭云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宏遠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士慕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審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裴松之雖以是為多濫美之辭然觀夏侯所以稱薦劭者不即得劭所以甄別人物之意歟唐志又載有劉炳注人物志三卷晁氏云此乃偽涼燉煌劉炳非炳也今叢書本猶題劉炳釋篇蓋即指所釋各卷篇名而言或別有注本未見汝上王謨識

漢魏叢書

人物志

九

新論目錄

卷一	清神	防慾	去情	韜光	崇學	專學
卷二	辨樂	履信	思順	慎獨	貴農	
卷三	愛民	從化	法術	賞罰	審名	鄙名
卷四	知人	薦賢	因顯	託附	心隱	
卷五	通塞	遇不遇	命相	妄瑕	適才	
卷六	文武	均任	慎言	貴言	傷讒	慎隙
卷七	誠盈	明謙	大質	辨施	和性	殊好
卷八	兵術	閱武	明權	貴速	觀量	
卷九	隨時	風俗	利害	禍福	貪愛	類感
卷十	正賞	激通	惜時	言苑	九流	

新論卷一

梁東莞劉勰著

南昌程遵岳校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而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怡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燥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

漢魏叢書

新論

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舉正性况萬物之眾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徇於好惡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縈於取舍則五臟滔蕩而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水過冰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精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擊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歛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綠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燻喉之煙身安舉駟命曰召蹙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于處之一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剴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蟲嗜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蟲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

去情第三

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泰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危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燥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闕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襲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先於未形禁慾於危微雖求悔愆其可得乎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恆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讎者不怨鎔錐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鈞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心觸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為名尸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翫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翫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銜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

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翻於明邱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陽谷之
 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兀體於元圃之岳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若曲岫之
 梓傑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磔駢駢戲其下鵝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
 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入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
 尺葉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山担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
 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符不亂外密則形骸
 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真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
 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繰以為絲織為縑績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為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
 之繭之不繰則素絲盡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人曾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
 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抱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木慧發金青出
 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
 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
 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亦塾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幹質勁
 非苦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公浚以及深披闇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
 以汎濫喜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士
 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饒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
 折懸岩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鎖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
 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恡百金逆醫千里人不
 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辛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
 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為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訟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
 兩葉掩目則冥然無覩雙珠填耳必寂寔無聞葉作目蔽珠為耳聾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
 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公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
 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志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口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
 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剗刷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時有吹
 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整闇笙指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美也當美
 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美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
 首之美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美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
 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視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撥卷耳易
 採而不盈傾筐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而不諱於心譬 聾者之歌效
 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新論卷二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和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動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偷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圖邱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者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咏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嗙殺嗙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頭目髮直冠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和為樂也今則樂哀而心悲洒淚而歎歎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管絃聽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使人心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為詩頌以宣其志鐘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性情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為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是適鄆土而首冥由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魏侯不乖雲人之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辭焉季路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桓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為兩國將不忍攻願一飲醢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貴臣名重於海內貪詐偽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為不信終身取元卒至屠滅為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為貴必忱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為行其德大矣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為美美於順也夫人為失失在於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塞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違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為易下之流激波陸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趨順矧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尾斷斷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靡以尋絢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於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達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速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前賸天下之攻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刻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况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回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蠢可以立名及道為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足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且冠履而昏夜裸跣也荃孫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迴標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人虛如有人故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于石室君臣之禮不替萋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其卑謂日益遠而照其近謂神益幽而察其明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神鬼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為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為樂故身恆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且正晨集墟訾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躬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益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砂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日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為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嚴嚴苦益不可以代表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飢饉相望藁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火螟騰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災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

百人食之其為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為無害也

新論卷三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為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為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飢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確無歲稔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闕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温而心平人佚而國甯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酷為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遺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虫不失其所獮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罝羅霜露未晞不伐草不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矣况生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為之死矣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壞也人者卉木未聞壞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風搖東則東靡風搖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有其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美群臣皆衣絺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服趙武靈王好鷄鶩國人咸冠鷄冠紫非正色絺非美裘儒非俗服鷄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鬪蛙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眾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為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况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眾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大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眾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乎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為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義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為治之樞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為靈主以術為神術以神為成妙法以明斷為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為既動則立法以檢之建國君人者雖能善

政未有棄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戈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度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坂赴險無復軼之敗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具道而德益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馬賢者更禮不肖者拘馬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座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也故制法者為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為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為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為衷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國以法教為才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下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眾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飢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

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恐當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為已也以為國也過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已而有勞於國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能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釋理為言本名以訂實實為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明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畧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成黑則不類矣專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攫攫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度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蠢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首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王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傳說者即似定真聞野丈人謂之田父河上蛇女謂之婦人堯漿禹根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掘井得人言自土而出三家渡河云氣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為一蜚蜚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偽實無所蔽其真此之謂正名也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刑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悅於人耳是以
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盛大會福晉雖以怨備逢禍然盛大者不必盡吉怨備
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疇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
爵位之象然見疇者未必有喜喜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
不食里名勝母曾子還朝亭名柏人漢侯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疇雀之徵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
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
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時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
子曰毆盜持衣出稱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遠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立
名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新論卷四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已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
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
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諶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滅影而迅足之勢
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元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大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
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水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
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
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於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大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

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鷄見其首者名曰鶴鷄皆嘗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
搖錦身霞散綺翻發翮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
民昏墊禹為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黔手足
胼胝冠絰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為魚鱉之患於是眾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
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眾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
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眾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君未易過也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
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
之烈士願為君者授命猶督者之思視覽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徒自悲夫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論猶舟之倚楫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楫則無以濟國之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
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衝鋒煙終莫
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
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
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之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壁墜影荆山夜光
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曜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
至於嘉材於幽岫毀跡於柴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胃
智苟能謀莫妨行時人君拔奇於困虜擢能於屠販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讎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非

漢魏書

新論

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為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有乎故黔息辟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宏不引董生汲黯指為妬賢虞邱不薦叔欒樊姬貶為不肖東閣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故為國入寶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熾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凡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過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過曹邱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難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人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為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麀節蠹皮輪窗擁腫則眾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以丹漆畫為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為之容也荆礪之硃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盼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為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馭閑美材朽於幽谷寶珠醜於按劍名有所困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槃木光於紫殿珠璧擊之玉匣今人之居當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閭而無所困邪未有為之聲譽先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煎湯煮雪豈可得乎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蜃鼠附於蛭蚘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與夫鳥獸虫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奚况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則日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沈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沈所託沈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博牛之蚤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驢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託蹇也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雖陶匠稱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別幕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築葦之莖缺之以絲髮珠圓羅縵雖女子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垂風歛至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為美也

性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剛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美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得而知之也故有心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慮而行慢性懷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焉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飯少正卯

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為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詞鄙而博慎非而澤有此五為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此是觀之佞與言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蒼危之亂人參蛇床之似靡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夫能虛已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景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美况世人而能推勝已也是以真偽綺錯賢愚雜操自非明哲莫能辨也

新論卷五

通塞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膚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理遇及於伸才應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應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勢苟就墜則耳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犬呼聲驚數仞順風長教響通百里大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嘖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墜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聲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憑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沮言為瓦礫行成狂猖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驎之伏於鹽車元孫之束於籠園非無千里之馭萬仞之捷然而不具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睿彩光煇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鷗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颺太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晒人猶是也

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墜之於通也水之性清動墜以堤則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潤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墜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污也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去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于已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駮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鴉墮腐鼠非虞氏之慢鉞冰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伐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命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頽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紀見洞流

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姒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
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
天瑞命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岳崔嵬有極之勢四瀆皎潔有
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刀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
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顛項軒肩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文王四乳武王斷齒孔子返
宇顏回重瞳鼻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
越王句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鷹鷂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句踐長
頸鳥喙猶地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爰及眾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衛青方類黥徒明其
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斟聲材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患命當富
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敗於箕山大風晦暝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
孔甲取之曰苟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析薪斧斲其左足遂為大閹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
通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何謂貧子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
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為楚相襄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諸園中指以氣
噓之棄焉樞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
要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觀於分願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感之甚者也

妄服第二十六

大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矣名不並盛
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乎此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譎蝕之變五星有悖彗之

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讒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
之迹管仲有德上之名以夫二儀七耀之聖不能無虧洽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不能無纖
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吝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藏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
千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畫空而尋迹披水而見
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厨
傳說殷之屠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駟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拔秦五城北
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讒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
受金王乃疎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策謀之士該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得施其
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關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過音德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
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
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檢而
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靈因剪樹而棄之觀婦錦一寸點乃全足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
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
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相允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
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宏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躅之
靈不生魴鱉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污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
瑕也人之情性皆無細短若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微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

噲屠販之豎蕭曹斗筭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能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類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表精目鮑焦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極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水清玉潔義以不為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秦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壓管蒼龍編以簞芒葉微疎索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表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簞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噓與無非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噓噓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嗚佩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嘯非不知温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噉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啣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鷄則不如泥丸之經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銘也用之獲穗曾不如鉤鏃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圍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設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勁者使之躡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諤之士鷄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財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允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鷄鳴欲隆霸王莫若商諤商諤之雅而鷄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

揆一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懼而逃還也大盜諉佞民之彈嘗無用之人也苟有士術猶能為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為大益豈可棄耶闕離與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製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奚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夫樞相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是以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新論卷六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感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水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氈非憎惡之夫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讎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裊秋露洒葉而剔笋席白羽相望霜仍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几畿惛然而棄或四郊多壘而擯文王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為人用文武異材並為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植或挈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反名質相乘至於滅水滅火功亦齊焉纒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退里孰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千不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迹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為績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載金胄而擐犀甲也贏項既成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

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崇顯習武者慙怛一世之間而文武遠為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才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強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寶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為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鐘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復之害故鷓鴣一軒橫厲鳳背負蒼天足踏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騏驎一鷲騰光萬里絕塵掣微有一足之勢也今以鷲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覩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蒼蠅而螟蛉能化之越鷄不能伏鵠卵而魯鷄能伏之夫蒼與螟蛉俱虫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蒼大越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嘆尹何為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大也甯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譎蝕之變地文失則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則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已不可過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惟鋒刃其所傷者不惟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所以警愆言防口訖也口舌者禍患之宮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體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出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机未發則猶可止矢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磁礪所磨樞機既發豈駭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埏鎔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言於英雄元德遺其七節是以頭為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譽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劍性銳必託槌砧以成純鉤楚柝質勁必資榜築以成孺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築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闇於自昭則假言以策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元櫛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明已形而不慕士之明已心人皆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為衣冠者已手不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壁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藥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

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圜遣惡如讎敵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堯設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置誠慎之鼓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葛藟奚泥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傷讒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善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德為恒情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即辭以極善為功毀以舉過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決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舉者寂寞而讒者宣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成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讒言於青繩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點數成緇刃勁傷物故在四畏不可不慎烏之曲喙跂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吟齧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言口讒論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已前甚富貴之在已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善斐之辭作故揚娥眉者為醜之女所妬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皆真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答婦翁如此者皆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而倒理証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仇也而不免於世諍者豈非默惡其細人惡其讒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諍却費雙滅讒語之流弊一至於斯嗚呼世之

君子可不慎諸

慎隙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怨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驟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大也跨阜堙而好顛覆者輕於小也苟兢其步雖履嶮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智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慄慄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鴻羣性輕積之沉舟曾編質薄疊之折軸以羸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墮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由于瑩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仄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瑩及其為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於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慶木而人血脉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讎韓信削年少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矜得以深怨而不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邱孫以鬪鷄亡身齊侯以笑墳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識之聞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新論卷七

誠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信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

聚則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恆情也昔仲尼觀欽器而華容鑿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滿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弗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逾下富貴廣大而心逾降勛蓋天下而情逾抑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髮食不遑飽沐不及晡非耐飢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德處於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中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已以高下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常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謙望之情深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恆存善故能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善未免矜於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謙故夏禹昌言明稱伐功咎繇陳謨云說我愚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

矜而矜者當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矜競垂世則也

大賢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淒凝冰裂也而炎氣不為之衰大熱煊赫焦金燼石而炎氣不為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為利死必合義不足為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揚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閔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害移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平日乃無異於眾人及至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瑤珉梓柳無殊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眾木也故袒褐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捷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焉號奚以知其勁也勁銳之質較然易見猶因人獲顯况乃志行難覩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臯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令富而儉宏猶見輕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逼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難貧而儉嗇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餅馮水執萑求火而人不怯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飽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

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何行而施物非性儉宏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隣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隣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係於飢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寡乏則仁惠廢也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譽樂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性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懷促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濡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懷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溫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而招敗邦莊公懷而自禍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子性緩帶絲絃而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和則強弱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懷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強強弱相泰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悵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展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雀石嶠岩輪菌糾結後仇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音六律咸池蕭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鷲甘煙走貊美鐵鳴日嗜地人好鶩秦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帝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水知寒此之粗識未宜有殊也聲色香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卑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顏頰玉理盼視巧笑眾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資炮炙煎鴻臚熊羆眾口之所嫌文王嗜菖蒲之藟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噉楚採菱眾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爵金元膽春蘭秋蕙眾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是之味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眾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猶蕙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新論卷八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澆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刀割革為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顛項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誅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耳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眾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授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鑿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眾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

兵者說道而行以制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棹柴揚塵藥技之
 譎舒車突尹子之術雲梯烟浮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眾擊寡以明攻昧兵
 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
 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及經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惟幕捍寒
 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過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囊中不見
 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敵仁以
 得人故謀能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光不
 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濟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心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
 眾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骨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眾心
 必與同志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溢險不乘邱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力通然後
 敢飲所以同飢渴也三軍合戰必立天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醪注流軍士通醉温詞一洒師人狹纜苟得眾
 心則人競赴死以此眾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志戰必危亟戰則民凋不習則民怠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
 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眾也還歸而飲至
 告於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雖言不相聞故為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
 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聆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

震慄馬未馳而流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
 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鑊錡不為巧者銳而為拙者鈍然而巧以坐勝拙而取負者習與不
 習也閻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濠擊金而
 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云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倖善
 斷不能運不利之鉞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狄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鸛鷲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
 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况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貫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
 所致也若弗先習復迭是懼奚遽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
 簡眾數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
 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燮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危制變量有輕重平而行之亦猶此
 也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
 義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及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早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
 死也故溺而梓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
 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禹舜之放傲弟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碯之殺子厚季友之醜叔牙以義權親此其
 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娶不告茲高矯命者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夫有道
 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甲冑之衛體也介冑禦寇而不可常服權以度理而
 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也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決謀以絕為奇也善齊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燧燧室則飛馳灌之流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燧燧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塞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前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立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至也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討而插天王辰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而雙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人秦魏再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遂晁錯之穴墻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秦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嗚呼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畧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矣以明之夫觀焦僮之節知非防風之脛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樓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折薪而爨非苟為艱難由性偏隘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食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惑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危人亡多一筐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斯鄧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共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籊籊纖綸芒釣芳餌潛以詹何之妙不能與曾子

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益孟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樟之植百尺而時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既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澆澆而無涯徧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新論卷九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澆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隨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執禾夫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質章甫者不造閭越行亦為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斗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敵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飢溺之時珠玉甯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昔秦攻梁惠王謂孟某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去之不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賊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以孟某之仁義論大王之去邠而不合于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刻削之為美由於澆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厄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泚屠龍無所用功苟乘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捷言夏禹人鯀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

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為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而此以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厚薄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為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為之俗焉楚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魯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而好巫祝其俗事鬼神以祈福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侍妻妾於賓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為俗也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子生長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死析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為孝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烟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尸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無足怪也是以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易俗移而天下正矣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恆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為害害之為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瘰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則細害至巨害除也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為後患昔蒲去蚤虱而來螭蟻樊石止齒齕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解必至生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癩疾填胸而不敢鉅蠶尾螫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破斫之患甚於疾螫也醜酒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妒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

爛號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鼓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貨美錦於市盜於眾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眾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沐以莊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聞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其域禍之所倚反而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栖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有保之福是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拱生於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為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禍轉為福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誠其身妖見不為感逾修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灾消而福降也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殫小吝大福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吝則大福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帛置牛後號牛羹之金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

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宏既殺子西据有荆國積斂財實填之府庫不以分眾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眾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眾出府之寶以賜人出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已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公而大禍生焉寒山有獸其名曰狗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鳥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飽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鳥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睹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傷老子云多藏必厚人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鍾鳴於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曰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胎麒麟聞而日融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溢盜蝨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祭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陽水類感之也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鳴自鳴且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虫應之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威馬必晨驚鷄為允禽金為兵精馬者離畜火為武神干戈戰與介馬將動而禽獸應之龜鳴於野鼈應於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目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新論卷十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跡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為巧募犬馬者難為工何也鬼魅質虛而犬馬質實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借非而為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憐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滅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為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古今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善惡混揉真偽難分摸法以度物為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偽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矐地以響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為未識玉也郢人為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為未知文也故以地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為雅聲者唯鍾期不濁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為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客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為燭火非黼幌狀移自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鳥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鳥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

底行者望嶺樹如管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為小以能為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指禪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况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章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為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為嘆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聞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為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畧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可謂千載一選也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為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駸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癸癸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搜梅鬱感以成緝錦之瘡蚌蛤結痂以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露矢驚則能以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颺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為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蹟觀夫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涉之逕也從高趣下駕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鷲之足也以險而涉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先燭非後燭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滅山亦時移矣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騷晨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火火燭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為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盈去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掛冠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躡蹻而不休仲尼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瀾立功垂措延芳百世今人皆不知退息厲榮華剗絕嗜慾破麗絃歌取媚泉石進不能披策樹勳毗贊明時空蝗梁黍枉沒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上亦何殊草木自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於落中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露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對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蒼梧讓兄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大禹昌言誕伐順也謂牧國似桀紂斃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去則尊貴為輕事可不必誠理可以情通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符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憾怨故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榮凋有命困遇有期故春芷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卷角可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木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替小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歸於枯朽山抱玉故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爆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孤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孤矢也倕無斧斲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斲也畫以摹形故先

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為豔而動目者希揮絃繁弄欲以為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衷而形於聲故強權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故雷震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為仁則不利為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售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樂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志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患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屈到嗜芟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眾同也文王嗜胆曾皙嗜棗胆苦棗酸聖賢甘之與眾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儒者晏嬰子思孟其首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莖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道者嚮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挹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為治也 陰陽者子章鄒衍桑邱南父之類也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觀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主民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 名者宋研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主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乎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功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末分析明辯苟飾華辭也 法去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言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謙愛尚賢尤鬼非命薄羞無服不怒俳聞然而薄者其道太促

儉而難遵也 縱橫者闔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 雜者孔甲尉繚尸校淮南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蠶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無纖蔓行無所係心也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為墾闢播厥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旨有深淺辭有詳畧偕備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溜滉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為賢二子儒行等迹為仁道者元化為本儒者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大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教為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達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右新論十卷通者作劉子五卷晁氏云齊劉書子孔昭撰或以為劉勰或以為劉孝標未知孰是陳氏云書凡五十五篇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為序云書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孝政之言云爾終不知書為何代人其書近出傳記無稱莫詳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書字孔昭也玉海又引北史畫著金箱壁言撰高才不遇傳今老隋書經籍志果載有高才不遇傳注後齊劉畫著而金箱壁言與新論並軼唐志亦載劉畫高才不遇傳而於劉子十卷注作劉勰今叢書本亦作十卷稱劉勰撰從唐志也汝上王謨識

顏氏家訓序

昔我皇祖迪哲垂範立訓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子孫克遵厥訓明徵定保至於今有成法予小子欽念哉粵我皇祖
邁種德在齊有黃門侍郎公在唐有魯國常山公在宋有潭州安撫公文章節義昭回於天壤揚耿光而垂休裕用
大庇於我後人而黃門公所著家訓迪我後人德業尤切子孫靈承厥志曰惟我祖之德是憂是訓罔敢遏佚前人
光茲予其永保哉自時厥後覆微覆昌子孫有弗若厥訓亦弗克保厥家則訓教之不立也凡民性非有恒善惡罔
不在厥初圖惟厥初莫先教訓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子必用教教必用善也教之以
善猶懼弗率况導之以不軌不物俾惟惱淫是即其何善之有故子之在教也猶金之有銅水之有源也銅正則正
源清則清弗可改也已我黃門祖恭立厥訓佑啟後人後人有弗獲親厥訓以閑於有家若替之無相俟乎其曷
所底止哉邦大懼祖德之克宣子孫之弗迪也爰求家訓書本重錄諸梓俾子孫守焉是本乃宗人如環同知蘇州
時所刻婁江王太史萬書閣所藏而出以示余維時余緝家譜未獲家訓全書竊以為憾茲得之如獲拱璧厥惟
我顏氏之文獻乎子孫如是乎有徵焉或失墜則我顏氏忠義之家風與家訓俱存而不泯茲刻也維清熙迄用
有成惟我顏氏之貞祥也豈曰小補之哉萬曆戊寅季冬茶陵平原派三十四代孫顏志邦書

顏氏家訓目錄

- | | | | | | | | | |
|----|-----|-----|-----|-----|-----|-----|-----|-----|
| 卷上 | 序致篇 | 教子篇 | 兄弟篇 | 後娶篇 | 治家篇 | 風操篇 | 慕賢篇 | 勉學篇 |
| | 文章篇 | 名實篇 | | | | | | |
| 卷下 | 涉務篇 | 省事篇 | 上足篇 | 誠兵篇 | 養生篇 | 歸心篇 | 書證篇 | 音辭篇 |
| | 雜藝篇 | 終制篇 | | | | | | |

顏氏家訓卷上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通相模數猶屋下架屋牀上拖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謹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傳婢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銷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丈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篤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髓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為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嗔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母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誠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俗諺云是也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

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滄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擗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斃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

不少哀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卸風雨之不防壁隙漏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為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為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卒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卒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耳

後娶篇第四

士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亦癩蚊蠹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閱之耻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

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讐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未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平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答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遜也甯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極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埒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薪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

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
 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饌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
 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遺婢糶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
 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極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畧盡聞之聲震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
 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
 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者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生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
 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齋饜肉婿恨
 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
 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
 其不足必無此鷄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
 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
 遺風乎南閩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
 羸馬賴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紉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
 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
 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育將及使遣婚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
 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
 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雷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冷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
 誠哉 婚姻素對靖候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
 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
 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
 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汚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
 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
 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箴篇七著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
 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
 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
 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以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
 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
 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
 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庶庶兢兢修廢書朝夕輻輳凡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
 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楊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
 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
 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
 呼紛紜為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
 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蟻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

有名兒為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為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歆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歡笑不以為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丘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假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姊為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吊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及陳文墨愷愷無言者須言閤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為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

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為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為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為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七叔非從也祖孝微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為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為兄子弟子頗為不忍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今呼為姪於理為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報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母同使人為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為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為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為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為某姓姑母屬者為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為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為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末種字其叔

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
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綬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練之哭
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
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訢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暮功以下則唯呼
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
有故及道遠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
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
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
感彌深甯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
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意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己孤而履歲及長
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弟姊妹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弟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
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
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也北朝頓丘
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鏤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江南風教其父獎為
楊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戲
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搗糲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
身不忍嗽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禮

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讐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
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
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
薦席淹漬精神傷恒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
日不樂正以感慕固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
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
念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忘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
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劉縉緩綏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
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尚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
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
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
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讌
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
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
備下痛交字訓詁云痛而謬也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
俗並可行也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粗衣蓬頭垢面
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迎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

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
劉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既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
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擊函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
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
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
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即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
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
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宿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容未
通江南深以為耻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
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
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在少年神情未定所
與歎狎熏漬淘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
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
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逆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
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校長短數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
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

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稿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
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
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推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
祭酒問云君王此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耶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
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未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毀簡牘湮散
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
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不辦遂得百餘日抗拒亮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特侃一人安
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
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為李昭所戮
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
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
隱若敵國矣郡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乎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篇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勸學况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
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
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
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桑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扎筆則纔記
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

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
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刺面傅粉
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履坐基子方禱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
公九讎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
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
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
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
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
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
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義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
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
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
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
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
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茶豈得
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闕
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
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稍強弓便云

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鑿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
鬼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型物執轡如組
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
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
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願惕
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怯者欲其觀古人
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賈贖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齋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
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瀉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
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屋不必知楹橫而稅堅也問
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賦事既優閑材增近誕軍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
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讐敵惡之如鴟梟
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
也今之學者為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
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
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墮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首卿四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

漢魏叢書

顏氏家訓

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
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
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
矣未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
已下總非之子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畧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允劉瓛明山賓周捨朱
異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綸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
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
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
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
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甯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
能兼美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
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慶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
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
忿怒都不復言取羣書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
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迹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宗遞相
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
人被疾陷好勝之窞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氏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鑿也荀奉倩
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

平以傾動權勢甯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譽也謝幼輿贖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
彼諸人者並其領袖平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析微
實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闢莊老周易總謂三平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
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
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頽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妻太后疾容色顛頽服膳
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
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為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為百行之首猶須
學以修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奉膝不得屈閉齋張
高幃避蠅獨坐銀甌貼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
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
螢鋤則帶經收則編簡亦為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
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察案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
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
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
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宦者內參
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閭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
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
賞遇賜名教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

漢魏叢書

顏氏家訓

疑其不信歐極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靈夷童非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徒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為子可
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為心父當以學為教使汝棄學拘財豐吾衣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
道紹家世之業纂纂編禍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
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差蕪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
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諄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
儒助吾證之報然而服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日京兆人田鳳也
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本蜀都
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芋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
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
當音專翹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
閔位謂以偽亂真耳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
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種桐乃成二字竝從手種都好桐達孔此謂種搗挺
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
文弱枝之東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為確磨之磨談說製又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閩里閩
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微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荆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
郡言食則餽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正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
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於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

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高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
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
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籀籀學漢書者悅應繇而畧蒼雅不知書
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中向背如此况異代各人乎
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氏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
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
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
之鐘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辛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
餘里充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獵音仇舊是
幔欲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子曰虫有
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蚤蝻名蛄音又非二首
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譜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
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鬼字也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
目之或當即以洎為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
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其三遊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為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
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
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七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壻實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
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為鷓吾曰鷓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鷓賦云楊參黃之勁羽試檢

說文鳩鴒似鷓而青出羗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為露葵面牆之徒遽相
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蕁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
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思魯等媿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
字與謔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
人反為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為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為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
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
信一隅也

文章篇第九

大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
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過
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復莽世傳殺
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已甚陳琳實號麗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
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兮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
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暉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
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
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當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操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於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恆
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予戰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
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
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為詩正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
可笑詩賦詆擊 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
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慎勿師
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
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葬亡國有
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
豺狼在魏制衣檄則自紹為地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
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鴉鴉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
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
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
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平
經為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多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甑而已 齊
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嗾鄙文學嘲劉述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
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為文章猶人乘驥雖有逸
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

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志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上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如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皆佞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歛襟蓋忘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為文幸 避此名也此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濛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彪既不識其父濛又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避之謂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擣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虞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于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為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桀為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垂載乎邕梁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為諱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蠶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

岳匹婦於考也蔡邕楊東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又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王桀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子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為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為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祠不述報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畧舉一兩端以為誡詩云有鶯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鶯雉雌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公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鶯雉雌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聲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枕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為莊周言也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鐙鏤上音韻銀鐙大鐙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鏤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龍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咏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旌旌毛傳曰言不諳諱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

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
 穎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楊都論者恨其每
 病苦幸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遠居響北關懂懂乎不道車又撰詩苑
 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聞文愛
 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
 篇並為冠絕

名賢集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
 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
 行權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于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
 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
 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車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
 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必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為察
 之所鑿巧偽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為骨寒毛
 豎也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以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
 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為不信以一偽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
 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饋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為文華亦
 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
 為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眾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王琰杼上終葵首當作何
 形乃答云琰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弄為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
 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為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
 兵役握手送離或齎黍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吝於口及遷為
 泗洲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偽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天神滅形消遺聲餘債亦猶蟬殼蛇
 皮獸迹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為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
 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麟
 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
 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眾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
 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龜爽俱昇松柏偕茂感矣哉

顏氏家訓卷下

涉務篇第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
 之臣取其鑒遠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
 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
 開畧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儒所爭四方并域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辱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成以為然有一禮官耻為此議苦欲留連強如考數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被然而退終為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耳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充饑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况士庶乎常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奉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懼謗譏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以來見因託風雲微倖富貴日執機權夜捐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編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也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聞夫耳齊有顏涿聚趙有顏聚漢未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顏覆漢郎顏泗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願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

得姓以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微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實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亡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畧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夜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自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大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約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稽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瀕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護

愿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峻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連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情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音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畧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塵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八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政符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幸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釋一云夫遙大之物甯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克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滲疾理宜一等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甯當氣堅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何有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墟尾閭漂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

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國耶為苑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安乍極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甯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鄙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糧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自由自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誑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觀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狗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

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借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
 佞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
 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鬼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取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
 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
 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
 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
 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
 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
 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
 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雞聲 江陵劉氏以
 賣鰾羹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鰾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譙而羊繩解來投一客
 先跪兩拜便入夜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羹先行至客一齋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
 斗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
 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
 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饑民盜
 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數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
 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

從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
 舅姑之尊她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
 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速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菜也字或為若先儒解荇菜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侯六開四
 種有良馬為猪尊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通於牝牡則不容限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覓子以駕玉輅諸侯
 以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人職良馬匹一人駑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一人舉其強駑者言寒秋
 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傳云以其良馬一亦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良馬通於牧駢恐失別有苦菜葉似
 酸漿其花或紫 禮月令云荔挺出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荔似蒲而小根可為蔭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
 世講云馬蘭易統通卦驗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蔡邕月令章句云荔秋曰榮而不實曰莢苦菜當言挺出
 也然則月云注詩云有杖之杜江南本並木傍生之江東頗有此物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杖樹不識馬薤講
 禮者乃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馬齒江陵嘗有一僧誤也 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年始數歲俊悟善體本
 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劉縉因呼為荔挺法牧于垆野之事何限驛隔乎余詩云將其來施施毛良馬腹幹
 肥張也其下又云諸花似尊江南俗亦呼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注釋而河北俗人多在良馬獨得駟駒之
 稱良馬天菜呼人覓為人荇亦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國雅毛傳並以茶苦菜馬麗一人圍人所養亦非驛也
 驗羊圖曰苦菜生於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左原苦菜則如此也一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白汁花黃
 似菊江南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或曰子大如珠熟時鄭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璞注爾雅此乃識黃
 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禮者以此當苦菜既平豈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也又高誘注呂氏春似挺高誘

注呂氏春秋云荔草英蓋知非龍葵也 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施太傅曰杖獨兒也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早蒲故兒也在木部韻集音以為馬覓堪食亦名豚耳俗曰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而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皆作牝牡之牡河北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覓其伯父難云駟頌既美僖公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答曰案毛詩云駟駟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店說文云瘵一曰一發之瘵店有熱瘵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瘵瘵音皆在世間傳本多以瘵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瘵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甯有患疥患作瘵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抱朴始加多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

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藂聚之聚而古叢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叢解云木之最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畧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及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青衿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因謬說云青青衿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良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脰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李該云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謂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為鸚鵡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未代隸書似祀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策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為述作妬字誤而為妬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張揖云宓今伏義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義或謂之宓義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宓字從虎暗宓字從山 緇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

子處子賤為單父宰即處義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宓為鷄口無為牛後此是刑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技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耳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貴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刑不賣數疑者皆盡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并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禊福字當從示禊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祭也張揖云省今省管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答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足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

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鶴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鱣又純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鶴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尺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鱣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鱣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地蠶似蠟並作鱣字假鱣為鱣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窟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寐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窟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讀之梯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泝泝毛詩云泝泝泝泝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

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箇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士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鶴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花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磔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苞一裹內箇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交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効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効即是敝倦之敝耳 要用字苑云敝音九偽反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劓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筋或借劓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轡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覓教呼為哩羹之哩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時代殊近當是耆耄相傳俗間又有踏踏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玉玉篇誤為黑傍香願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香是多饒積厚之意

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與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簾屨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剌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屨又或作居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叔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卒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部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草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稀黥韓履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嫺皆由後人所異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堪稽古隨宜記注遂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蓋為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蓋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鑊字木傍作鬼為槐字火傍作庶為灸字既下作毛為警字金花則金傍作華憲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屬纆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瑪瑰反即陸機所

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變長者二十節猶呼為著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綠股間繩之以象著草用以飾物即名為著于時當紺六色屬纆此著以飾纆帶張敞因造綠旁畏耳宜作隈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務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曠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曠務山也曠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止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數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遠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耳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亮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亮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亮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亮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山本出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士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之皿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

輒改也安敢以說文較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專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稼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未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書彙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子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正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右無口龍鼉從龜奮從龍音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盤頭生雙離則配禹鑿乃施貉巫混經旁鼻分澤片獵化為鴉音葛獸名龜變成龍也故從之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虫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畧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巨字從二間舟詩云巨之柘極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西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曰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力為劬參同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為項以此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賦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焚注焚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更卒然便覺耳此釋為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

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當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數古今為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閩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詆北人以庶為成以為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云為品物未可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釋為通賈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劓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曼為棘讀血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昇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邁左傳音切椽為徒椽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瓊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

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
 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
 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鳥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
 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殺於谷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
 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馬字為名或云語詞皆音
 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馬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道遙於焉嘉客焉用伎焉得仁之類是也若
 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
 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瞻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
 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
 易之門戶邪此又未為定辭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曰相傳述自為凡
 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
 為穿鑿耳 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勉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
 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謹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
 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誠河北切攻字為古琮
 與工公功二字不同殊為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名現自稱為衮名沈自稱為汪名約籍自稱為獨非唯
 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

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
 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
 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
 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
 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
 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體故是書之源淵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
 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書虎不成
 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各不同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
 猥拙甚於江南乃以自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
 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眾洎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
 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執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
 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書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徧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
 使人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囊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
 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孤
 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

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讎集常靡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壙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鑿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睢眭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音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泊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未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惜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與負役動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時有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蕭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茶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憤廢業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墳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華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

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甯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終制篇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瘞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為先世之耻故覩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冕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因無塋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鬻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載以輿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臨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墓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正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况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墓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識

右顏氏家訓上下二卷隋志文獻通考俱作七卷晁氏云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著此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訛以訓子弟陳氏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所云崇尚釋氏者蓋指其中歸心篇而言又終制篇有內典功德及齋供等語皆此志也而隋志及通考皆入儒家以今觀之蓋通儒墨為一道亦諸子家也叢書原本編入載籍似為失之今訂正汝上王謨識

